

01 烏豆乾

王朝源

市面咧賣的抑是家己做的喙食物仔有萬百款，做法無論是繃的、烘的抑是豉的；氣味毋管是甜的、鹹的、酸的、簽的攏總有。有人興燒酒，有人興豆腐；有人愛釣魚，有人愛行棋。逐个人恰意的喙食物仔攏無相仝，啊若我上恰意的，就是大溪的烏豆乾。特別是形狀大大塊，四四角角厚 tut-tut，表面色水烏赳赳彼款我上恰意。這款豆乾外形雖然烏、粗闊大籬，毋過千萬毋通看貓的無點，保證食一擺就牢喙，若無食著是會怨嘆一世人。

烏豆乾哺著恰喙閣實穢，愈哺愈芳。芳味先對鼻空衝起來，了後鑽入去頭殼內，予我規身軀攏爽快起來。上予人呵咾甲會觸舌的，就是耐哺恰伊的韌飭度，會使講是好食甲連喙齒都會綴咧唱歌。

除了頭前所講著的飭、芳合我的口味，食著會繼喙以外，就是伊的生產過程攏有身分證會使看甲明明。水質好、用料實在、無摻人工色素恰防腐劑，糖、鹽嚴格控制，摻甲拄拄好袂超磅，對身體絕對無敗害。

是按怎烏豆乾會是我上恰意的喙食物仔咧？其實，其中閣有一段非常有意義，嘛真值得紀念的愛情故事。

聽阮阿母講伊猶未嫁阿爸進前，是佇大溪一間豆乾工

場的門市咧顧店。彼陣阮阿爸咧做憲兵，訓練中心結訓了後落部隊，分發去慈湖倚衛兵。有一个歇睏日，阮阿爸和伊的兵仔伴相招去楚大溪的舊街，楚啊楚煞楚入去店內共阮阿母交關。

阿母講伊恰阿爸就是按呢熟似的，尾仔就戀愛、結婚。較早工場恰阿兵哥的月給攏無濟，約會的時陣為著欲省所費，阿母就對工場買烏豆乾去和阿爸那開講那啖糝。所致阿母這馬不時攏會滾耍笑講，會當做阿爸的牽手上愛感謝的就是大溪烏豆乾這個大媒人婆仔。

逐冬初二若綴阿母自外家轉來，嘛是攏買烏豆乾予桃仔內的囡仔做等路，逐家攏食甲笑咭咭、哺甲咂咂叫。早前我一直想攏袂曉，定定會問家己，喙食物仔遮爾濟項，我哪會上恰意烏豆乾咧？敢講是佇阮阿母腹肚內食慣勢的關係？

02 心適的迤迤物仔

田美瑜

講著迤迤物仔，你會想著啥物咧？這馬佇運動埕上時行的，是改良過的軟式飛盤。有一站仔，囡仔佇教室誠愛耍指頭仔干樂。這站仔個上愛耍的，是一種對外國時行過來的物件，叫做『slime』的迤迤物仔，因為黏黏閣軟軟，有人共伊號做「鼻屎蟲」。

其實，鼻屎蟲這種迤迤物仔，原本佇兩年前就捌時行過。彼陣囡仔攞是去簍仔店買，一罐細細罐就愛七、八十箍，實在是貴參參。有當時材料無蓋好，閣會牢佇課本抑是鉛筆盒仔面頂，實在真癩癢。

想袂到這改鼻屎蟲閣開始時行矣，不而過，這擺是囡仔家己做鼻屎蟲。材料真簡單，是厝裡就有的物件，親像水膠、白膠、洗髮精抑是齒膏，攞會使成做鼻屎蟲的材料。頂工看囡仔提一罐白膠摒一寡佇盒仔內，閣準備一點點仔水，開始用尺佇遐拈拈咧。一觸久仔，鼻屎蟲就做好矣。

有人會較工夫，希望鼻起來有芳味，按呢著愛閣濫一寡洗髮精抑是齒膏入去。啊若是愛色緻較好看，有人嘛會摻水彩落去，嘛有人會摻指甲花抑是掖一寡金粉落去。所以有人的鼻屎蟲是紺色的，有的是粉紅仔色，有的金金，嘛有的殹殹，隨在囡仔按怎做攞會使，閣會使予囡仔加添

一寡想像力，莫怪這馬閣時行起來。

看囡仔遐爾愛耍，我嘛真好玄，共個借一个來耍看覓。鼻屎蟲摸起來水水，不而過用無仝材料，成品摸起來的手感就無啥仝款。雖然做鼻屎蟲的大部份攞是查某囡仔，毋過有的查埔囡仔嘛會綴個做伙耍。

有一擺，我共鼻屎蟲 phoo 佇我的面冊，面友攞感覺真心適，嘛引起真濟討論。有一个面友的囡仔咧讀國小，面友講伊閣會恰囡仔做伙做，這嘛是一種陪伴囡仔的方法喔。伊嘛共伊做的鼻屎蟲相片 phoo 出來，伊做的色水誠嬌。逐家攞真好玄，伊是用啥物材料去做的？因為逐家做出來的鼻屎蟲，有的像樹奶糖仝款軟苕苕，有的就較有。逐家一句來一句去，認真的態度袂輸囡仔。朋友嘛成做逐家的顧問，實在是有夠趣味的啦！

03 另外一个阿媽

薛玉麗

阮阿媽已經有歲矣，慣勢蹣庄跤。因為庄跤有草地味、有鄉土情，生活自由自在。毋過阿爸掛意伊佇庄跤家己煮食，跤手閣袂猛掠，就共接來市內和阮做伙蹣。寢頭仔伊感覺規工閒仙仙毋知欲創啥？無聊甲掠蟲母相咬，嘛一直吵欲轉去。

有一改禮拜的下晡時，阿爸就恁阮去附近的公園行行覘覘咧。公園內底有人咧行棋，有人咧拍太極拳。這攏是阿媽上愛的。就按呢，阿媽有所在通行矣，就袂閣吵欲轉去庄跤矣！

「阿華仔，和阿媽來去公園！」逐禮拜的早起，阿媽攏會招我去。伊去和人運動、看人行棋抑是佢人破豆；我耍我的幌韃鞦、跣流籠，有時嘛和囡仔伴走相逐。規个公園鬧熱滾滾，足心適。無偌久，阿媽招我褪赤跤去行細粒白石仔鋪的「健康步道」。我就共褲跤擎起來，布鞋褪落來揸佇手裡，阿媽煞講：「鞋仔囡咧較好行路，當頭白日，無人會偷提啦！」毋過這雙鞋仔是新買的呢，若準拍毋見，我會足毋甘。所以我就共鞋帶仔縛做伙，揩跔肩胛頭。

我才踏落「健康步道」隨疼甲哀哀叫，毋過阿媽攏無hinn-hainn 著。我足好奇共看，伊煞講：「這哪有啥物奇怪？

庄跤人跤皮本底就較厚，無像恁攏幼秀跤。」阿媽陪我一步一步勻勻仔行，都行無偌久，雄雄一个無相捌的阿婆行倚來，共我的布鞋搶咧就走。我拄想欲逐去，阿媽煞共我摸咧講：「袂使逐，你若逐，彼个阿婆會跋倒。」我誠懷疑，嘛感覺無道理。一觸久仔，有一个阿叔半行半走，綴佇阿婆的後壁，喝講：「阿母，沓沓仔行，毋通走！」等彼个阿婆停落來，個行來阮的面頭前講：「失禮啦！阮阿母的精神無偌好，有一點仔失智。個孫去泗水無轉來，伊掠準彼雙鞋仔是伊的，毋才無講無坦就搶咧走，歹勢啦！」

看彼个阿媽目矦無神無神，一時仔掠我看咧看咧，一時仔閣對我笑咧笑咧。我煞誠同情彼个阿媽，向望伊的病情會當較緊好起來。

到甲這馬，我常在會想著彼个阿媽的形影。